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十一

詔命

祖宗朝軫卹東南民隱

詔命諄切今

聖主尤殷殷注念記注邸抄傳示海宇兆庶歡騰敬

錄如左

本朝

○洪武二十六年

上諭都察院凡各處開壩陂堰引水可灌田畝以利
農民者務要時常整理疏浚如有河水積流泛溢
損壞房屋田地禾稼者須要設法隄防止遏或所
司呈稟或人民告訴即便定奪奏聞若隸各布政
司者照會各司直隸者劄付各府州縣或差官直
抵處所踏勘丈尺濶狹度量用工多寡若本處人
民足完其事就便差遣倘有不敷著令隣近縣分
添助人力所用木石等項于官銀見有去處支用
或發遣人夫于附近山場採取務在農隙之時興
工毋妨民業如水患急于害民其功可卒成者隨
時修築以禦其患

○洪武二十七年

上命凡天下陂塘湖堰可瀦蓄以備旱暵宣洩以防
霖潦者皆因其地勢修治之勿妄興工役掊尅吾

民

○洪武二十八年

命國子監生及人材分詣天下督吏民興治水利

○洪武三十一年

欽頒教民榜文一款○一民間或有某水可以灌溉田苗某水爲害可以隄防某河壅塞可以疏通其當里老人會集踏看丈量見數計較合用人工併如何修築如何疏通定畫計策畫圖貼說赴京來奏以憑爲民興利除害

○洪武三十二年

上諭工部凡圩壩堰陂塘仰該府州縣提調官常川體勘境內應有圩岸壩堰埧缺陂塘溝渠壅塞務要趁時修築堅完疏濬流通以備旱潦毋致失時有傷禾稼及因而擾害於民

○正統二年

詔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疏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弘治十八年

詔命

吳中水利全書 卷二 詔命
詔各府州縣治農官不得別項差占年終具所轄水道通塞濬否緣繇造冊奏繳考覈黜陟

○嘉靖五年

命各處水利僉事年終具所修濬圩岍陂塘壩堰閘洞溝渠丈尺造冊送部查考

○嘉靖六年

命應天巡撫官督同水利僉事用心整理蘇松等處水利毋得虛應故事

○嘉靖七年

命各處撫按守巡官嚴督所屬以時修濬圩岍壩堰陂塘溝渠之在境內者

○嘉靖二十六年

命江南巡撫都御史督屬修濬太倉州常熟崑山等縣七浦白茆新涇等河許浦等塘仍令巡按御史

勘驗

○隆慶三年

詔凡霸占源頭阻絕河道者各該巡撫衙門查照盜決泉源條律爲首者發附近衛所係軍調發邊衛各充軍著爲例

○隆慶六年
詔書內一款○一大江南北財賦所出全資水利各處設有水利僉事各府州縣設有水利通判縣丞等官近來往往視爲末務上下因循一遇水荒卽奏乞蠲免撫按督令專管水利司道官往來巡歷

着落有司官將該管地方水利著實講求議處何處當疏通其源何處當挑濬其流壩堰圩峘在在增修使蓄洩有備旱潦無傷合用夫役取諸得利之家毋令驟擾若功程浩大撫按官查其先年導河夫銀用剩貯庫及該府州縣近地魚課奏留修理堤壩等銀兩酌量動支有司官有仍前曠職悞事及地方土豪之家阻撓壅塞專利病民者撫按官叅拏處治

○崇禎元年

召對平臺記注

上取戶科右給事中黃承昊所奏疏令讀承昊奏曰
東南時患水災因水利不修之故臣因疏詞不
敢冗長故未暢所欲言前禮部員外郎陳懋德
有疏言之極詳乞并臣疏下工部行之

上問水利何謂不修是何地方承昊對云是蘇松地
方閣臣道登龍錫同並奏云臣道登卽蘇州人

臣龍錫卽松江人水利是東南一件大事但修
理須要錢糧懋德本內說原設有開河銀兩

上問幾何對曰亦不多臣等前已擬

旨撫按酌議具奏

上沉思久之云要修水利可擾民否臣龍錫奏正惟
恐擾民故須行本處撫按酌量

上曰水利事著公議來奏

黃承昊上鹽屯疏內云西北多曠土則開荒無法也

責在有司當以考成課其殿最東南多水災則水利不修也宜加浙直巡鹽御史

吳中水利全書 卷之二 疏濬
敕書一款令其兼管水利嚴督道府而舉劾之非專
題水利不入章疏附贅于此云

○崇禎九年

特旨這水利興復事宜著撫按責成司道督有司親
巡查驗審地因時設法疏濬務期蓄洩得宜高下
均利如有奸豪占塞阻撓卽叅拿究治其支河汀
堰等項分別貧富各輸財力使民樂趨事不許濫
委冗員衙役乘機生擾并叅治修築海塘及嚴核
殿最通一體著實遵行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十二

敕諭

命遣水官

特賜璽書聽以便宜權無旁掣故得奏績無負任使

云

本朝

○永樂三年

皇帝敕諭戶部尚書夏原吉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

吉通政司左通政趙居任大理寺少卿袁復東南
數郡之民頻年厄於水患今舊穀已罄新苗未成
老稚嗷嗷饑餒無告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
郡縣亟發倉廩賑之所至善加撫綏一切民間利
害有當建革者速具以聞卿等宜體朕憂民之心
欽哉無忽

時佐理工科給事中姚善奉
聖旨并差無勅

○宣德五年

皇帝敕諭工部右侍郎周忱今命爾往南京應天蘇
州松江常州鎮江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安慶廣德
州巡撫遞年一應稅糧務在從長設法區畫得宜
使人不勞困輸不後期尤在敷宣德意撫恤人民
扶植良善其水田圩岸爾亦相度時宜整理俾無
旱潦之患庶副朕委任之重欽哉故諭

○正統九年

皇帝敕諭工部右侍郎周忱近聞浙江嘉湖等府直

隸蘇松等府今秋多雨潦水暴溢滄沒田稼漂蕩
民居溺死人畜蓋因各處遞年將舊通江海河港
乘乾旱之時築塞爲田耕種及因遞年沙漲以致
水不流通人受其患今特命爾會同巡按御史嚴
督各該府縣拘集耆民里老人等詢訪踏勘各處
原通江海河港故道果被豪強之人築塞爲田卽
令退還并年深淤塞之處爾等公同計議督令府
縣官起倩人夫開挑務要水道通行不至爲患其
餘湖池陂塘圩畝可以蓄洩水利防備旱澇者悉
從其修築開通其間果有豪強之徒占據把持以
爲已利者爾竟拿問輕卽量情懲治情重者具奏
區處用工之際尤須量度地勢酌量民力其殷富
田多之家務令儘力用工貧難下戶及田少糧重
者酌量差遣不可誤其生理如工程浩大人力艱
難非旬月可成者爾宜審度用工宜令受利近便
去處同心同力切不可妨廢農時朕惟豪強專利

先朝水利全書 卷十三 成化七年 二八五
小民受害論法難容今姑宥其罪使之自新保其
身家爾爲朝廷重臣宜表率同事公以存心廉以
律身毋苟具文移以塞責毋徇於小利以爲功爾
克盡職民受實惠朕惟爾嘉朝廷以安養斯民爲
念宜深體朕心爲民造福以副任使或有窒礙難
行之事亦須體諒人情從長計議奏來不許違誤
故諭

○成化七年

皇帝敕諭浙江提刑按察司僉事吳瑄茲特命爾前
去專管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水利巡行踏勘所
屬地方分督修治湖塘疏濬河港兼理溝洫增築
圩岸閘壩務相地勢水形使便蓄洩有資灌溉應
用錢糧着有司查明設處或有田之家行府縣勸
令輸力如有侵占河道聽爾拿問改正所屬軍衛
有司聽爾調委仍須呈報巡撫聽其節制用過錢
糧轉呈巡撫類奏爾其克殫厥心勤勞乃職如任

使不效責有所歸故敕

以後水利
僉事同

○弘治七年

皇帝敕諭工部左侍郎徐貫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往同巡撫應天等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何鑑朕
惟直隸蘇松常杭嘉湖六府數年以來屢被水災
圍田滄沒廬舍漂溺民旣無聊生財賦又何自而
出今特命爾會同彼處巡撫都御史親詣其地逐
一踏勘如果前日之水道形跡具存今日之水患

實由於此卽於所在司府州縣量取丁夫錢糧督
同委官人等以次興工修築疏濬凡敕內該載不
盡事宜聽爾便宜處置文武職官軍民人等有負
才識諳曉水利者悉聽委用職官敢有違慢乖方
徇私廢事者五品以下徑自提問應奏請者叅奏
施行其興工之際務審水道利害人情從違固不
可畏難退避失經國之良圖亦不得鑿空妄爲致
小民之嗟怨殫心畢慮利國便民斯不負朝廷委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任之意故諭

○弘治八年

皇帝敕諭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姚文灝直隸蘇松常鎮及浙江杭嘉湖七府并蘇州鎮江等衛所地方廣闊錢糧浩大每歲收成全資水利積年以來河港溝渠湖塘等項盡皆壅塞或被豪強之人占爲已業旱無所溉雨無所洩以致田穀不登軍民缺食近差工部左侍郎徐貫往會巡撫等官通行疏濬已奏工完但恐歲月寢久港瀆漸致堙塞水利不能興舉圩岸愈見坍塌財賦無從出辦茲特陞爾前職命爾專一往來前項府衛地方提督各該管官員修理湖塘疏通河港開濬溝渠及一應圩岸未經修築者及時修築各處閘壩未盡修理者隨宜修理合用木石等料於各該田有力之家從公勸諭或別爲措置人夫於所在附近軍衛有司相度起工仍須督役以時調度有法使蓄洩有

備旱澇無虞毋事虛文務臻實効以爲地方經久之計爾其勉之慎之故敕

姚文灝以常州府水利通判治水有功陞授

○正德八年

皇帝敕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俞諫近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屢被水災圍田滄沒糧賦積逋民生艱困茲特命爾前去會同巡撫都御史遍歷地方相度形勢尋源沂委應修濬挑築者亟行修濬挑築務使水利常通旱潦有備所屬官員聽爾遴擇委用工費錢糧移會巡撫設法動支並不許官吏豪強阻滯撓法如有不遵聽爾叅奏處治爾其殫竭乃猷克臻厥績毋負特簡責成之意故諭

○正德十四年

皇帝敕諭巡撫應天等府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充嗣近蘇松等府連遭水患糧運缺乏廷臣建議亟修水利特陞爾前官不妨巡撫事督理修濬各府湖澤河港塘堰坐委所屬能幹官員

及時料理仍不時躬巡勘視務使蓄洩得宜旱澇有賴應用錢糧聽爾設處承委官員分別勤惰聽爾舉劾如違慢悞事徑自拿問應奏請者奏請究治修濬完工具冊奏報爾爲大臣受茲簡命宜殫厥衷毋負任使特諭

○正德十四年

皇帝敕諭工部都水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林文沛先該巡視浙江都御史許廷光都給事中吳巖

奏請添設大臣專管江南水利已命巡撫應天等府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充嗣不妨原務兼理前事近該李充嗣奏要添設官屬協修水利巡按御史馬祿亦奏要添設官員專一管理該部議覆茲特命爾前去蘇松等府地方聽巡撫委任分投督濬協贊成功凡江湖川澤河道溝洫務要用心勘視核實工料呈報巡撫酌議錢糧濟用如官吏軍民但有阻撓悉聽叅詳處治爾其夙

夜黽勉克供厥職如憚勞塞責罪有攸歸故敕

同差工部都水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顏如環
分管

敕諭同

○嘉靖十四年

皇帝敕諭山東提刑按察司副使李士允蘇松常鎮
四府係南畿重地國家財賦取給於此往年因盜
賊生發貽患地方特設專官整飭兵備今特命爾
專在太倉州往劄往來四府沿江沿海一帶地方

督同軍衛有司掌印捕盜官員操練官軍揀選民
快修濬城池演習水戰緝捕盜賊巡捉私鹽聽理
詞訟兼提督各衛所屯田子粒務令以時耕種依
期徵納禁革奸弊官吏旗軍人等敢有役占科歛
剝削軍士及侵占屯田包攬拖欠屯種者依法究
治其各府水利督令有司官吏設法整理湖蕩河
港淤塞淺狹者卽爲疏濬閘壩隄防圩岸及禦潮
海塘坍塌損壞者卽爲修築不許豪強之徒侵占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毀壞違者一體究治仍聽巡撫官節制捕盜事情
有應與總督備倭官員計議者計議停當而行各
該所屬官員有廉能幹濟具奏旌獎貪殘不職六
品以下徑自拿問五品以上并軍職叅奏處治爾
爲憲臣茲受委任須盡心竭力正已率下務使武
備修明盜賊屏息水利興舉屯糧充足斯稱任使
如或仍前專事逢迎奔波道路因循苟且虛應故
事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慎之故敕

○嘉靖二十五年

皇帝敕諭巡撫應天等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歐陽
必進朕惟國家財賦取給東南近該前巡撫右副
都御史丁汝夔及巡按御史呂光洵各題稱蘇松
常鎮四府地方連年水旱頻仍皆由水利湮廢以
致民困賦逋貽患非細乞要查舊例通行修濬事
下該部轉行彼處查勘得太倉州常熟崑山等縣
七浦白茆新涇等河港鹽鐵許浦等塘堰修濬有

官民併力合修者其所費財用有原派導河夫及
存畱各項銀米并撫按司府州縣贓罰與夫應解
錢糧堪以那借者俱令支用已經該部議奏前來
相應依擬爾見有地方巡撫之責特命專理其事
爾宜查照節題事理及巡按委官勘處緣由將四
府支河動支前項銀米查議原奏官民合修分修
地方坐委能幹官員責令及時修理庶幾事克有
濟爾仍照先年撫臣李充嗣事例不時躬往督視
務使緩急有備旱潦無虞期於一勞而永逸各該
承委官員除巡按御史每年閱視工程分別勤惰
舉核外如有違慢悞事者五品以下爾卽徑自拿
問應奏請者奏聞施行事完之日通將修濬過緣
由畫圖貼說并用過錢糧數目造冊奏繳及將勤
幹賢能官員通行論奏以憑旌擢故諭

○萬曆四年

皇帝敕諭監察御史林應訓近因言官建議蘇松常

鎮等處水利久湮要差御史一員專管該部議覆相應今特命爾督理前項地方水利務要時常往來巡察督率各該司道及府州縣掌印官責令水利官帶同塘長人等躬親相度考究源委要見某處係上游水滙某處係下流支港應分某水以殺其勢應闊某岍以緩其衝應濬某湖以會其流某處壩閘應修某處塘堰應築合用人工隨宜區處其劉家河黃浦七浦白茆范家港大黃浦及各鄉支河尤當分疏其餘緊要河港湖滙并浙直交界所如有未經開通及已開仍欠深闊與夫塘堰涇瀆陡門壩閘等項應修應濬應復舊應新置者通勘估議處如一圩之中塘岍溝池等項不煩多費者卽令得業之家量田多寡出力修濬果係土工浩大動支淘河等銀應用如再不敷會同撫按官從長計議務求共濟各不得推諉其該道并府州縣掌印等官敢有違玩悞事及水利官營求別差

墮廢職業或需索常例利已病民應拿應叅竝聽
舉行如例若勢豪之家侵塞水利姑令首正免罪
敢有隱瞞及違拒阻撓者卽行拿問干礙職官指
名叅奏每年終將修濬過緣由造冊奏繳復命之
日仍將所屬大小官曾否有益水利照例舉劾以
昭勸懲爾爲憲臣受茲重委須夙夜殫心務俾水
利興舉旱澇有備以爲益國便民之計如或因循
苟且虛應故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敕

○萬曆十六年

皇帝敕諭湖廣提刑按察司副使許應達近該撫按
官題稱江南水患不常亟宜復設專官管理該部
議覆相應命爾前去專管蘇松等四府水利駐劄
松江府地方兼理農務爾宜查照該部題准事理
踏看所屬地方估計工程議處錢糧起調人夫涇
港湮塞者設法開濬圩畝低薄者著實修築務使
支河疏通達於江海隄防堅固可禦水澇如官民

勢豪之家占種淤地侵奪水利者爾卽清查改正
敢有抗拒阻撓應拿問者徑自拿問應叅奏者叅
奏處治四府及所屬州縣官員悉聽委用如有重
大程工應合奏請者申呈撫按官奏請施行其不
急工程聽爾便宜斟酌不必虛費財力致拂人情
錢糧等項除聽撫按官總理節制外別衙門不得
干預爾亦不得關白叅謁致妨公務每年終仍將
做過工程用過錢糧轉呈撫按官造冊奏繳青冊
送部查覈爾爲憲臣受茲委任須躬親相度竭力
經理不避勞怨使水利興舉益國便民斯爲稱職
如或因循苟且虛應故事責有所歸爾其慎之勉
之故敕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十三

奏狀

自蕭梁至胡元各朝建白水利奏狀形諸紀

載集錄者悉搜編次

梁

○蕭統請停信義郡漕瀆丁役疏

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

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奕假節發吳吳興信義

三郡人丁就役故統上疏

奏狀

○劉晏停免修築練湖狀

永泰二年
上狀存略

轉運使劉晏上言得刺史韋損丹陽耆壽等狀
上件練湖按圖經周迴四十里比被丹陽百姓
築隄橫截一十四里開瀆口洩水取湖下地作
田其湖未被隔斷已前每春夏雨水漲滿側近
百姓引溉田苗官河水乾淺又得湖水灌注租
庸轉運及商旅往來免用牛牽若霖雨泛溢卽
開瀆洩水入江自被堤築以來湖中地窄無處
貯水橫堤壅礙不得北流秋夏雨多卽向南奔
注丹陽延陵金壇等縣良田常被滄沒稍遇亢
陽近湖田苗無水灌溉所利一百一十五頃田
損三縣百姓之地今已依舊障水爲湖官河又
得通流邑人免憂旱潦乞敕中書門下牒浙西
觀察使韋損勿使更令修築致有妨奪

南唐

○呂延貞浚治練湖狀

昇元元年
上狀存略

奏狀

知丹陽縣事呂延貞上言當縣有練湖源出潤州高麗長山下注官河一百二十里臣考之碑志訪諸鄉老當爲湖日湖水放一寸河水漲一尺旱可引灌溉潦不致奔衝其利田幾逾萬頃昔環湖而居衣食於漁者凡數百家有斗門四所繇前唐末兵亂之後民殘湖廢近湖人戶耕湖爲田後農家失恃漁樵失業民復思湖以禦災而無所實力臣頻承條制修葺陂塘切度其

湖爲利甚博遂聚財役工于斗門基上以土堰偃捺及填補破缺處初謗議震動謂臣不良圖且廢湖豐已者不十餘家有湖無災者四縣之地臣明知利害獨如弗聞自今秋後不雨河道乾枯累放湖水灌注使商旅舟船往來免役牛牽當縣及鄰縣人戶請水救田臣竝掘去湖岸給水如將久遠須置斗門方得通濟其斗門木植須用楠木乞給省場板木起建下所司處分

宋

○邨亶上水利書

熙寧三年上

崑山人邨亶上言天下之利莫大於水田水田之美無過於蘇州然自唐末以來經營至今未見其利者其失有六一曰蘇州東枕海北接江東開崑山之張浦茜涇七鴉三塘而導諸海北開常熟之許浦白茆二浦而導諸江不知此五處去水皆百餘里近三四十里地形頗高高者

七八尺水盛時決之或入江海水稍退則向之欲東導於海者反西流欲北導於江者反南下故自景祐以來屢開之而卒無効也二曰蘇之厭水以其無隄防也故崑山常熟吳江皆峻其堤設官置兵以巡治之是不知塘雖設而水行於堤之兩旁何益乎治田故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害之大効三曰書云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今松江在其南可決水

而回歸於海崑山之下駕新洋小虞大虞朱塘
新瀆平樂戴墟等十餘浦是也夫諸浦雖有決
水之道未能使水之必泄於江也何則水方汗
漫與江俱平雖大決之隄防不立適足以通潮
勢之衝急增風波之洶怒耳四曰蘇州之水自
常州來古者設望亭堰所以禦常之水使入太
湖不爲蘇害謂望亭堰不當廢也蘇聚數郡之
水而常居其一常之數路望亭居其一豈一望
亭之水能爲蘇之患耶望亭堰廢則常被其利
蘇未必有害存之則蘇未必利常先被害矣故
治蘇州之水不在望亭堰之廢否也五曰蘇水
所以不泄者以松江盤曲而決水遲也古之曲
其江所以激之使深也激之旣久其曲愈甚故
漕使葉內翰開盤龍滙沈諫議開顧浦謂松江
之曲若今槎浦及金竈子諸浦皆可決也是說
僅爲得之但蘇之水與江齊平決江之曲足以

使江之水疾趨於海未能使田之水必趨於江也六曰蘇本江海陂湖之地謂之澤國自當漫然容納數州之水不當盡爲田也國初之稅纔十七八萬石今乃至三十四五萬石此障陂湖爲田之過也是說最爲疏闊國初逃民未復今盡爲編戶稅所以昔少而今多也借使變湖爲田增十七八萬爲三十四五萬乃國之利何過之有且今蘇州除太湖外有常熟昆承二湖崑

山陽城湖長洲沙湖是四湖自有定名而其闊各不過十餘里其餘若崑山之邪塘大泗黃瀆夷亭高墟巴城雉城武城夔家江家栢家鰻鰈諸瀆及常熟之市宅碧宅五衢練塘諸村長洲之長蕩黃天蕩之類皆積水不耕之田也水深不過五尺淺者可二三尺其間尙有古岬隱見水中俗謂之老岬或有古之名家堦甃之遺址在焉其地或以城或以家或以宅爲名嘗求其

契券以驗皆全稅之田也是古之良田而今廢之耳已上六說者皆執一偏之論而未能通其理也必欲治之當去六失行六得曰辨地形高下之殊求古人蓄泄之跡治田有先後之宜興役順貧富之便取浩博之大利舍姑息之小恩一何謂地形高下之殊曰蘇州五縣號爲水田其實崑山之東接於海之岡隴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向所謂東導於

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於江之漲沙南北七八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向所謂欲北導於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皆謂之高田而崑山岡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於湖秀之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皆謂之水田高田者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也唯若景祐嘉祐中則一大熟爾水田者常患水今西南

既有太湖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岡身之流故常患水也唯若康定至和中則一大熟爾但水田多而高田少水田近於城郭人所見而稅復重高田遠於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唯知治水而不治旱也二何謂古人蓄泄之跡曰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岡身岡身之東有塘西徹松江北過常熟謂之橫瀝又有小塘或二里三里貫橫瀝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岡門沙堰門吳岡顧廟岡丁岡李岡門及斗門等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橫瀝東西其塘則謂之岡門堰門斗門是古者堰水於岡身之東灌溉高田而又爲岡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而橫瀝所以分其流也故岡身之東其田尚有丘畝經界溝洫之跡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岡門壞不能蓄水而爲旱田耳岡門之壞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

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卽今崑山之南向所謂下駕小虞等浦者皆決水於松江之道也其浦之舊跡闊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橫塘以貫其中而碁布之是古者旣爲縱浦以通於江又爲橫塘以分其勢使水行於外田成於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爲田之害必歸於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田可知矣故蘇

州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城下爲堰下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隄防旣完則水無所瀦容設堰者恐其暴而流入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呂侍郎開崑山塘得古閘於夷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及夫隄防旣壞水亂行於田間而有所瀦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閘也爲民者因利其浦之闊攘其旁以爲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堤以

爲涇今崑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爲小涇命之爲某家浜者皆破古堤爲之也浦日以壞故水道墮而流遲涇日以多故田隄壞而不固日隳月壞遂蕩然而爲陂湖矣此古人之跡也今秀州濱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隄于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岍至高一丈有餘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壞之耳三何謂治田有先後之宜曰地勢之高下旣如彼古人之遺跡又如此今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謂高田者一切設堰瀦水以灌溉之又浚其所謂經界溝洫使水周流於其間以浸潤之立岡門以防其壅則高田常無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然後取今之凡謂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罷去其某家涇某家浜之類循古今遺跡或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爲一橫塘

因塘浦之土以爲堤岍使塘浦闊深而堤岍高厚塘浦闊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爲田之害也堤岍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擁而必趨於江也然後擇江之曲者若所謂槎浦金竈子浦而決之使水必趨於海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爲蘇州之患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然後倣錢氏遺法收圖回之利養撩清之卒更休迭役以浚其高田之溝洫與水田之塘浦則百世之利也四何謂興役順貧富之便曰蘇州五縣之民自五等已上至一等不下十五萬戶可約古制而戶借七日則歲約百萬夫矣又自三等已上至一等不下五千戶可量其財而取之則足以供萬夫之食與其費矣夫借七日之力故不勞量取財於富者故不虛以不勞不虛之役五年而治之何田之不可興也五何謂取浩博之大利蘇

州之地四至餘三百里若以開方之法約之尚
可方二百餘里爲田六同有畸三分去一以爲
溝池城郭陂湖山林其餘不下四同之地爲三
十六萬夫之田又以上中下不易再易而去其
半當有十八萬夫之田常出租稅也國朝之法
一夫之田爲四十畝出米四石則十八萬夫之
田可出米七十二萬石矣今蘇州止有三十四
五萬石借使全熟常失三四十萬石之租又況

水旱蠲除者歲常不下十餘萬石甚者或蠲除
三十餘萬石是遺利不少矣今或得高低皆利
而水旱無憂則三四十萬之稅可增也六何謂
舍姑息之小惠曰是議之興或者必曰向者蘇
州或治一浦或調一縣而役一月則民勞且怨
矣今欲盡一州之境役五縣之民五年而治之
其工力蓋百倍於向時是役未興而數千百萬
之民已嗷嗷矣非養民之道也曰向者之興役

也多興於大水方盛之際是時公私匱乏疾厲
間作故民勞且怨也今於平歲無事之時借力
以成利何勞怨之有傳曰使民以時又曰以佚
道使民雖勞無怨又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雖
至治之世未嘗不役民以使之也唯近世不求
所以養之之道使躋於富庶但務其姑息之末
使至於饑餓而不能相生然後從而賙之故上
乏而下益困有可以除數百年未去之患與數
百里無窮之利使公私皆獲其利豈可區區計
國家五歲之勞惜百姓七日之力耶

一論古人治低田之法昔禹之時震澤爲患
東有堙阜以隔截其流禹乃鑿斷堙阜流
爲三江東入於海而震澤底定震澤雖定
環湖之地尚有二百餘里可以爲田而地
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旣
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闊足以容受震

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於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爲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旣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常有旱災也

國家古人遂因其地勢之高下井之而爲田環

百里湖卑下之地則於江之南北爲縱浦以通

於江又於浦之東西爲橫塘以分其勢而綦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且蘇州除太湖之外江之南北別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浦深闊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爲堤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悍之流故塘浦因而闊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專爲闊其塘浦以決積水也故古者堤

岍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田五六尺而堤岍尚出於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於民田也民田旣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堰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畝引以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至於沿海高仰之地近江者旣因江流稍高可以畝引近海者又有早晚兩潮可以灌溉故亦於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爲一橫塘港之闊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往過之且堰身之地高於積水之地四五尺至七八尺遠於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爲塘浦

闊深若此蓋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於堽
阜之地雖大旱之歲亦可車畎以溉田而
大水之歲積水或從此而流泄耳非專爲
闊深其塘浦以決低田之積水也至於地
勢西流之處又設堽門斗門以潴蓄之是
雖大旱之歲堽阜之地皆可耕以爲田此
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
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之內常獲
豐熟此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也

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者古人治田高
下旣皆有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長
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築隄防浚

治浦港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

常通也

古之田雖各成圩然所名不同或謂之段或謂之團今崑山低田皆

沉在水中而俗呼之名猶有野鴨段大泗段港段及和尚團盛熟團之類

至錢

氏有國而尚有撩清指揮之名此其遺法

也洎乎年祀綿遠古法墮壞其水田之隄

防或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

古者人戶各有田舍在圩田之中浸人為家欲其行舟之便乃鑿其圩岍以為小涇

小洪即臣昨來所陳某家涇某家洪之類是也說者謂洪者安船溝也涇洪既小隄

岍不高遂至壞田圩都為白水也今崑山栢家灤水底之下尚有民家堦甃之遺址

此古者民居圩中之舊跡也今崑山富戶如陳顧辛晏陶沈等田舍皆在圍田之中

每至大水之年亦是外水高於田舍數尺此今人在田圩中作田舍之驗

或因

人戶請射下腳而廢其堤或因官中開淘

而減少丈尺臣小時見小虞浦及至和塘竝闊三二十丈屢經開淘之後今小虞浦闊十餘丈至和塘闊六七丈此目所睹也

或因田主但收租課而不脩堤岍或因租戶利於易田

而故致滄沒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塗田所收倍於常稔之田

而所納租米亦依舊數故租戶樂於間年滄沒也

或因決破古堤張捕魚鰕而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

肯出田與眾築岸或因一圩雖完旁圩無

力而連延墮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

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漲二三尺而蘇州低田一抹盡為白水其間雖有低岍亦皆狹小沉在水底不能固田唯大旱之歲常潤杭秀之田及蘇州埭阜之地竝皆枯旱其堤岍方始露見而蘇州水田幸一熟耳蓋繇無堤防為禦水之先具也低田既

容水故水與江平江與海平而海潮直至蘇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反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

臣伏

觀昨來議狹汴河者詔汴河闊處水面散漫不至深快故汴河淤澱今蘇州水面動連三百里而太湖之水又不及黃河之湍迅而欲三江不淤不可得也

今二

江已塞而一江又淺儻不完復堤岍驅低田之水盡入於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年之後松江愈塞震澤之患不止於

蘇州而已也此低田不治之繇也高田之廢始繇田法隳壞民不相率以治港浦既淺地勢既高沿於海者則海潮不應沿於江者又因水田隄防隳壞水得滯聚於民田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在江水之上至於西流之處又因人戶利於行舟之便壞其堽門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盡爲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堽阜之田已乾枯矣唯大水之歲湖秀二州與蘇州之低田滄沒淨盡則堽阜之田幸一熟耳此蓋不浚浦港以畝引江海之水不復堽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之之繇也

三論自來議者但知決水不知治田蓋治田者本也本當在先決水者末也末當在後今乃不治其本而決其末故自景祐以來

上至朝廷之縉紳下至農田之匹夫謀議
擘畫三四十年而蘇州之田百未治一二
此治水之失也惟嘉祐中兩浙轉運使王
純臣建議謂蘇州民間一槩白水至深處
不過二尺以上當復修作田位使位位相
接以禦風濤則自無水患若不修作塍岍
縱使決盡河水亦無所濟此說最爲切當
又緣當時建議之時正值兩浙連年治水
無効不知大段擘畫令官中逐年調發夫
力更互修治及不會立定逐縣治田年額
以辦不辦爲賞罰之格而止令逐縣令佐
槩例勸導逐位植利人戶一二十家自作
塍岍各高五尺緣民間所鳩工力不多蓋
不能齊整借令多出工力則各家所收之
利不償其所費之本兼當時都水監所立
官員賞典不重故上下因循未曾併聚公

私之力大段修治臣今欲乞檢會王安石
所陳利害將臣下項擘畫修築堤岸以固
民田則蘇州水災可計日而取効也議者
或謂曩年吳及知華亭縣常率逐段人戶
各自治田亦不曾煩費官司而人獲其利
今可舉用其法以治蘇州水田不須重煩
官司也曰蘇州水田與華亭不同華亭之
田地連堽阜無暴怒之流浚河不過一二
尺脩岸不過三五尺而田已大稔矣然不
踰三五年間尚又堽塞今蘇州遠接江湖
水常暴怒故崑山常熟吳江三縣堤岸高
者七八尺低者不下五六尺或用石甃或
用椿篠或二年一治或年年修葺而風濤
洗蕩動有隳壞今若以華亭之法治之或
水退之後一二年間暫獲豐稔不可知求
其久遠之効則不可得也夫以華亭之法

治蘇州之高田則可矣若治蘇州水田譬之以一家之法治一國也其規摹法度則近之至於措置施設之方則大小不可同也貼黃自來人所議欲開通諸天浦盧瀝浦松江諸滙并決水入江陰軍等亦皆治水之一說但隄防未立行之無功候隄防旣成之後前項諸說又不可不行蓋水勢湍急却要諸處分減水勢故也臣今窮究得古人治田之本委可施行若令臣先往兩浙相度不過訂之於諸縣官吏考之於諸鄉父老而已諸縣官吏乍來倏去固不若臣之生長鄉里世爲農人而備知利害也父老之智未必過於范仲淹葉清臣范仲淹葉清臣尚不能窺見古人治田之跡父老安得而知望令臣略到司農寺陳白委不至有誤朝廷候敕旨

四論今來乞以治田爲先決水爲後田既先
成水亦從而可決不過五年而蘇州之水
患息矣然治田之法總而論之則瀚漫而
難行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何也今蘇
州水田之最合行修治處如前項所陳南
北不過一百二十餘里東西不過一百里
今若於上項水田之內循古人之跡五里
爲一縱浦七里爲一橫塘不過爲縱浦二

十餘條每條長一百二十餘里橫塘十七
條每條長一百餘里共計四千餘里用夫

五千人約用二千餘萬夫

至和中開崑山塘每里夫二千

五百人塘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四尺每
里積土計三十萬尺分爲兩畔底闊一丈
四五尺面闊四五尺高不及六
七尺故不踰三年又至隳壞故曰總而

言之則瀚漫而難行也今且以二千萬夫

開河四千里而言之分爲五年每年用夫

四百萬開河八百里蘇秀常湖四州之民

不下四十萬三分去一以爲高田之民自
治高田外尚有二十七萬夫每夫一年借
顧半月計得四百餘萬夫可開河八百里
却以上項四百餘萬分爲十縣逐縣每年
當夫四十萬開河八十里以四十萬夫分
爲六箇月計役六萬六千餘夫開河十三
里有零以六萬六千夫分爲三十日則逐
縣每日役夫二千二百人開河一百三十
二步將二千二百人又爲兩頭項止役一
千一百人開河六十六步雖縣有大小田
有廣狹民有衆寡及逐日所開河溝所役
夫數多少不同大率治田多者頭項多治
田少者頭項少雖千百項可以一頭項盡
也臣故曰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也如
此而治之五年之內蘇州與鄰州之水田
殆亦盡矣塘浦旣浚隄防旣成則田之水

必高於江江之水亦高於海然後擇江之
曲者而決之及開盧瀝浦皆有功也何則
江水湍流故也江流既高然後又究五堰
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
水不能為蘇州之患也此治水田之大略

也

昔有七堰今復五堰者今止為五門故也蘇州設堰固亦舊矣劉著作嘗引唐

白居易九日蘇州登高詩云酒酣憑檻起四顧七塘八門六十坊是唐之世已有堰矣至端拱二年轉運使喬惟岳方使廢之蓋隄防既壞水得瀦容于民田之間水勢

稍低故可廢其堰也

其旱田則乞用上項一分之夫

浚治港浦以畝引江海之水及設堰門以
瀦春夏之雨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虞

矣

五論乞循古人之遺跡治田者臣昨來所乞

蘇州水田一節罷去其某家洪之類五里

七里而為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為一橫塘

今具蘇州秀州及松江沿海水田旱田見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存塘浦港瀝堙門之數凡臣所能記者總
七項共二百六十五條并臣擘畫將來治
田大約各附逐項之下謹具下項一具水
田塘浦之跡凡四項共一百三十二條一
吳松江南岸自北平浦北岸自徐公浦西
至吳江口皆是水田約一百二十餘里南
岸有大浦二十七條北岸有大浦二十八
條是古者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

浦在松江之南者臣不能記其名在松江
之北六七里間曰浪市橫塘又下北六七
里而爲至和塘是七里而爲一橫塘之跡
也松江南大浦二十七條北平浦破江浦
艾祈浦愧浦顧滙浦養蠶浦大盈浦南解
浦梁紇浦石臼浦直浦分桑浦內薰浦趙
屯浦石浦道褐浦千墩浦錐浦張潭浦陸
直浦甫里浦浮高浦塗頭浦順德浦大姚

浦破墩浦盞頭浦松江北大浦二十八條
徐公浦北解浦瓦浦沈浦蔣浦三林浦周
浦顧墓浦金城浦木瓜浦蔡浦下駕浦浜
浦洛舍浦楊梨浦新洋浦淘仁浦小虞浦
大虞浦馬仁浦浪市浦尤涇浦下里浦戴
墟浦上顧浦青丘浦奉里浦任浦松江北
橫塘二條浪市橫塘至和塘已上松江塘
浦五十七條竝當松江之上流皆是闢其
塘浦高其堤岸以固田也久不修治遂至
隳壞每遇大水頂塘浦之岸竝沉在水
底不能固田議者不知此塘浦元有大岸
以固田乃謂古人浚此大浦只欲泄水此
不知治田之本也臣今擘畫竝當浚治其
浦修成堤岸以禦水災不須遠治他處塘
浦求決積水而田自成矣一至和塘自崑
山西至蘇州計六十餘里今其南北兩岸

各有大浦十二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南六七里而有浪市塘是也其北皆爲風濤洗刷不見其跡臣前所謂至和塘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患之大利者謂至和塘南北縱浦橫塘皆廢故也謹具下項至和塘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墟浦真義浦朱塘浦界浦鳳凰涇任浦蠡塘至和塘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高墟浦雍里浦諸昌涇界浦任浦上雉瀆下雉瀆蠡塘官瀆橫塘在南者曰浪市塘已具松江項內更不再出在北者皆廢已上至和塘兩岍塘浦二十四條在塘北者今猶有其名而或無其跡在塘南者雖存其跡而竝皆狹小斷續不能固田其間南岍又有朱涇王村涇

北岍又有司馬涇季涇周涇小蕭涇歸涇
吳涇清涇譚涇褚涇楊涇之類皆是民間
自開私浜卽臣向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
類是也今竝乞廢罷止擇其浦之大者闢
開其塘高築其岍南修起浪市橫塘北則
或五里十里爲一橫塘以固田自近以及
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
常熟塘自蘇州齊門北至常熟縣一百餘
里東岍有涇二十一條西岍有涇十二條
是亦七里十里而爲一橫塘之跡也但自
今竝皆狹小非大段塘浦蓋古人之橫塘
隳壞而百姓侵占及擅開私浜相雜於其
間卽臣所謂某家浜之類是也謹具目今
兩岍涇浜之名下項常熟塘東橫涇二十
一條闕墓涇楊涇米涇樊涇蠡涇南湖涇
湖涇朱涇永昌涇茅涇薛涇界涇吳塔涇

尚涇川涇黃土涇圃涇廟涇卞莊涇新橋
涇黃母涇常熟塘西橫涇十二條石師涇
王婆涇高姚涇蘇宅涇蠡涇皮涇廟涇永
昌涇冶長涇潭涇基門涇已上常熟塘兩
岍橫涇三十三條蓋記其略耳今但乞廢
其小者擇其大者深開其塘高修其岍除
西岍自擘畫爲圩外其東岍合與至和塘
北及常熟縣南新修縱浦交加綦布以爲

圩自近以及遠則良田漸狹風濤漸小矣
一崑山之東至太倉堰身凡三十五里兩
岍各有塘七八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
跡也其橫塘在塘之南六七里而爲朱瀝
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在塘之北爲風
濤洗刷與諸湖相連不見其跡謹具下項
崑山塘南塘浦七條次里浦新洋江任里
浦下駕浦下吳浦上吳浦太倉橫瀝崑山

塘北有塘浦七條婁縣上塘婁縣下塘新洋江低里浦黃剪涇上吳塘下吳塘橫塘四條朱瀝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已上塘瀝十八除新洋江下駕浦曾經開浚餘竝未嘗開浚今河底之土反高於田中每遇天雨稍闕則更不通舟船天雨未盈尺而田盡滄沒今竝乞開浚以固田已具下項一具旱田塘浦之跡凡三項一百二十

三條一松江南岍自小來浦北岍自北陳浦東至海口竝是旱田約長一百餘里南有大浦一十八條北有大浦二十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之在江南者臣不記其名在江北者七八里而爲雞鳴塘練祈塘是七里而爲一橫塘之跡也謹具下項松江南岍有大浦一十八條小來浦盤龍浦朱市浦松子浦野奴浦張整

浦許浦魚浦上燠浦丁灣浦蘆子浦滬瀆
浦釘鈎浦上海浦下海浦南及浦江苧浦
爛泥浦松江北岍有大浦二十條北陳浦
顧浦桑浦大黃肚浦小黃肚浦章浦樊浦
楊林浦上河浦下河浦僊天浦鎮浦新華
浦槎浦秦公浦雙浦大場浦唐章浦貴州
浦商量灣橫塘二條雞鳴浦練祈浦已上
塘浦四十條各是畝引江水以灌溉高田

因久不浚治浦底既高而江水又低故逐年常患旱也議者乃謂於此諸浦決泄蘇州崑山長洲及秀州之積水是未知古人設浦之意也今當令高田之民治之以備旱災則高田獲其利也一太倉堰身之東至茜涇約四五十里凡有南北塘八條其橫塘南自練祈塘北至許浦共一百二十餘里有堰門及塘浜約五十餘條臣能記

其二十五條旱田而橫塘多欲水之周流於其間灌溉之也今皆淺淤不能引水以灌於田謹具下項南北之塘八條太倉東橫瀝半涇塘青堰橫瀝五家堰橫瀝鴨頭塘支涇楊墓子涇茜涇東西之塘及堰門等二十五條方秦塘錢門塘劉塘張堰門薛市門黃姑塘吉涇塘沙堰門太倉塘包涇古塘吳堰門顧堰門廟堰門岳瀝李堰門丁堰門湖川門黃涇杜漕塘雙鳳塘斗門直塘支塘李墓塘以上堰身已東塘洪門瀝共三十三條南北者各長一百餘里接連大浦竝當治以灌溉高田東西者橫貫三重堰身之田而西通諸湖若深淺之大者則置閘斗門或置堰而下爲水函遇大旱則可以車畝諸湖之水以灌田大水則可以通放湖水以灌田而分減低田之

水勢於平時則瀦聚春夏之雨澤使堙身
之水常高於低田不須車戩而民田足用
一沿海之地自松江下口南連秀州界約
一百餘里有大浦二十條臣今能記其七
條自松江下口北繞崑山常熟之境接江
陰界約三百餘里有港浦六十餘條臣能
記其四十九條是五里爲一縱浦之跡也
其橫塘在崑山則爲八尺涇花莆涇在常

熟則爲福山東橫塘福山西橫塘謹具下
項松江口下南連秀州界有大浦七條三
林浦杜浦周浦大白浦卹瀝浦戚崇浦羅
公浦松下口下北繞蘇州崑山常熟縣界
至江陰軍界有港浦四十九條北及浦下
田浦堀浦上夾浦下練祈浦桃源浦練祈
浦顧涇浦六岳浦採桃浦川沙浦下張浦
新漕浦茜涇浦楊林浦七鴉浦溇港浦北

浦尹公浦甘草浦唐相浦陳涇浦錢涇浦
澁湖浦吳泗浦鐺脚浦下六河浦黃浜浦
沙營浦白茆浦金涇浦高浦許浦塢溝浦
千步涇耿涇浦新涇浦崔浦水門浦鰻鰈
浦吳涇高涇西陽浦新涇陳浦張涇湖涇
奚浦黃泗浦橫塘四條八尺涇花浦涇福
山東橫塘福山西橫塘以上沿海港浦共
六十條各是古人東取海潮北取揚子江

水灌田各開入堙阜之地七里十里或十
五里間作橫塘一條通灌諸浦使水周流
於高阜之地以浸潤高田非專欲決積水
也其間雖有大浦五七條自積水之處直
可通海然各遠三五十里至一百餘里地
高四五尺至七八尺積水既被低田堤岸
隳壞一時漫流渚聚於低下平闊之地雖
開得上項大浦其積水終不肯遠從高處

而流入於海唯大水之年決之則暫或東
流爾今不拘大浦小浦竝皆淺淤自當開
浚東引海潮北引江水以灌田臣所擘畫
治蘇州田至易曉也水田則做岍防水以
固田高田則浚塘引水以灌田此衆人所
共知也但自來治水者舍常而求異忽近
而求遠而反謂做岍固田浚塘引水之說
爲淺近而不肯畱意遂因循至此今欲知

蘇州水田旱田不治之繇觀此篇可見其
大略以上水田旱田塘浦之跡共七項總
二百六十四條皆是古人因地之高下而
治田之法也其低田則開其塘浦高其堤
岍以固田其高田則深浚港浦畝引江海
以灌田後之人不知古人固田灌田之意
乃謂低田高田之所以闊深其塘浦者皆
欲決泄積水也更不計量其遠近相視其

高下一例擇其塘浦之尤大者數十條以
決水其餘差小者更不浚治及興工役動
費國家三五十萬貫石而大塘大浦終不
能泄水其塘浦之差小者更不曾開浚也
而議者猶謂此小塘小浦亦可泄水以致
朝廷愈不見信而大小塘浦一例更不浚
治積歲累年而水田之隄防盡壞使二三
百里肥腴之地槩爲白水高田之港浦皆
塞而使數百里沃衍潮田盡爲荒蕪不毛
之地深可痛惜臣竊思之上項塘浦旣非
天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是皆人力所爲
也然自國朝統御以來百餘年間除數十
條大者間或浚治外其餘塘浦官中則不
曾浚治今當不問高低不拘小大亦不問
可以決水與不可以決水但係古人遺跡
而非私浜者一切併合公私之力更休迭

役旋次修治低田則高作堤岍以防水高田則深浚溝浦以灌田其堰身西流之處又設斗門或堰門或堰閘以瀦水如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憂矣

○郊僑再上水利書

僑即直子以父志不竟嗣緝其說再上便宜因歲事

亦有所建明云

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時有隄防堰閘之制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為腹內畝

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唯長興中一遭水耳暨納土之後至於今日其患始劇蓋繇端拱中轉運使喬維嶽不究堤岍堰閘之制與夫溝洫畝澮之利姑務便於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猶存尚可尋繹今則去古既久莫知其利營田之局又謂閒司冗職既已罷廢則隄防之法流決之理無以考據水利害無窮已至乾興天禧間朝廷專遣使者興修水利遠

吳中水利全書 卷十三
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源來歷及
前人營田之利皆失舊聞受命而來耻於空還
不過遽採愚農道路之言以目前之見爲長久
之策指常熟崑山枕江之地爲可導諸港而決
之江開福山茜涇等十餘浦殊不知古人建立
堤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滄沒腹內良田今若就
東北諸瀦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繇腹內之田
瀰漫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浩渺之勢常逆行而

瀦於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
烏程歸安秀之華亭嘉禾民田悉已被害然後
方及北江東海之港浦又以水勢之方出於港
浦復爲潮勢抑回所以皆聚於太湖四郡之境
當潦歲積水而上源不絕瀰漫不可治也此足
以驗開東北諸瀦爲謬論矣又況太湖蓋積十
縣之水一自江南諸郡而下嶺阪重複間當其
霖潦積貯溪澗奔湍迤邐而至長塘湖又潤州

之金壇延陵丹徒諸邑皆有山源併會於宜興以入太湖一自杭睦宣歙山源與天目等山衆流而下杭之臨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卽古所謂震澤也昔禹治水凡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今則二江已絕唯吳松一江存焉疏洩之道旣隘於昔又爲權豪請占植以菰蒲蘆葦又於吳江之南築爲石塘以障太湖東流之勢又於江之中流多置閘以遏水勢致吳江不能吞來源之瀚漫日淤月澱下流淺狹迨元符初遽漲潮沙半爲平地積雨滋久十縣山源併溢太湖當蘇湖常秀之間陂淹浦港悉皆瀰漫四郡之民惴然有爲魚之患凝望廣野千里一白少有風勢駕浪動輒數尺雖有中高不易之地種已成實頃刻蕩盡此吳民畏風甚於畏雨也吳松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尚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爲策而

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臣今者所
究治水之利必先於江寧治九陽江與銀林江
等五堰體勢故迹決於西江潤州治丹陽練湖
相視大綱尋究函管水道決於北海常州治宜
與漏湖沙子淹及江陰港浦入北海以望亭堰
分屬蘇州絕常州傾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
不入太湖爲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
闢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於青

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松江官司以鄰郡上
戶熟田例敷錢糧於農事之隙和僱工役以漸
闢之其諸江湖風濤爲害之處竝築爲石塘及
淤彭匯與諸湖漲等處尋究昔有江港自南經
北以漸築爲岍堤所在陂淹築爲水堰秀州治
華亭海鹽港浦仍體究柘湖澱山湖等處向因
民戶有田高壤障遏水勢而疏決不行者竝與
開通達諸港浦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

山源決於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此前所謂旁分其支脈之流不爲腹內畝畝之患者此也水爲東南患其來久矣治之者大抵二說一則以導青龍江開三十浦爲說一則以使植利戶浚涇洪作圩埤爲說是二者各得其一偏未容俱是何以言之若止于導江開浦則必無近効若止於浚涇作埤則難以禦洪流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爲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有次第耳必不得已欲兩者兼行以規近效亦有其說若欲決蘇州湖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之茜涇浦使水東入於大海開崑山之新安浦使水南入於松江開常熟之許浦梅里浦使水北入於楊子江復浚常州無錫界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遏常潤之水則蘇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決常州潤州之水則莫若決無錫之五卸堰使水

趨於楊子江則常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世之言水利者非不知此然開浦未久而淤泥尋塞決堰未多而良田被患何也蓋雖知置堰闌以防江潮而不知浚流以泄漲沙故有堙塞之患雖知決五卸堰水而不知築堤以障民田故有飄溺之虞且復一於開浦決堰而不知勸民作圩埭浚涇浜以治田是以不問有水無水之年蘇湖常秀之田不治十常五六臣故曰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爲首尾則可盡其善臣所乞開崑山常熟縣之茜涇等浦必置堰闌者且以茜涇浦在蘇州之東南去海止二十里泄水甚徑其地駸高比之蘇州及崑山地形不啻丈餘而往年開此浦者但爲文具所開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於以地而爲丈尺而不知以水面爲丈尺不問高下而勻其淺深欲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旣不東注兼又浦口不置

堰閘賺入潮沙無上流水勢可衝遂至浦塞臣
故乞開茜涇等浦須置堰閘所以外防潮之漲
沙也聞范叅政仲淹葉內翰清臣昔年開茜涇
等浦亦皆有閘但無官司管轄而豪強者保利
於所得不時啓閉遂至廢壞鄉人往往能道其
事若推究而行之則所開之浦可久而無廢臣
所乞復常州無錫縣界望亭堰閘俾蘇州管轄
者蓋以常潤之地比蘇州爲差高而蘇州之東
勢接海岬其地亦高蘇州介於兩高之間故每
遇大水西則爲常潤之水所注東則爲大海岬
道所障其水瀦蓄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管轄
望亭堰閘則無復有防遏之理故臣先乞開茜
涇等浦以決水有東流之便次乞謹守望亭閘
俾水無西衝之憂旣望亭之西自有五卸堰可
以決水徑入於北江若使常潤之水決下此堰
則不唯少舒蘇州之水勢而常潤之水亦自可

以就近順流而入于江矣臣所乞決常州無錫縣界之五卸堰使水北入於楊子江者此堰決水其勢甚徑往者官吏非不施行然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何也止知決堰而不知預築堰下民田之堤岍以防水勢故也五卸地形與民田相去幾及丈餘平居微雨水卽溢堰而過已有浸溺之憂今直欲決去其堰使諸路之水舉自此而出又不增高其民田圩岍以爲隄防則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臣嘗論天下之水以十分率之自淮而北五分繇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爲逆河入於海是也自淮而南五分繇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旣入震澤底定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繇宣歙而來至於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於震澤震澤之大幾四萬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爾二江已不得見今止松江又復淺淤不能通泄且百姓便於已私於松江

古河之傍多開溝港故上流日出之水不能徑入於海支分派別自三十餘浦北入吳郡界內卽先臣比部水利奏中所謂向欲導諸江者復南而北矣雖於崑山常熟兩縣開導河浦修築圩埠然上流不息諸水輻輳或風濤間作或洪雨繼至所開浦河必皆壅滯所築圩埠必有衝蕩蓋沿江北岬三十餘浦唯鹽鐵一塘可直瀉水北入楊子江外皆連接下江湖灑合而爲一非徒無益爲害大矣今乞措置一面開導河浦卽便相度松江諸浦除鹽鐵塘及大浦開導置閘外其餘小河一切竝爲大堰或設水竇以防江水卽吳松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爲賊水所壅諸縣圩埠亦免風波所破臣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沿江而東至於海又沿海而北至於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於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

古河之傍多開溝港故上流日出之水不能徑入於海支分派別自三十餘浦北入吳郡界內卽先臣比部水利奏中所謂向欲導諸江者復南而北矣雖於崑山常熟兩縣開導河浦修築圩埠然上流不息諸水輻輳或風濤間作或洪雨繼至所開浦河必皆壅滯所築圩埠必有衝蕩蓋沿江北岬三十餘浦唯鹽鐵一塘可直瀉水北入楊子江外其餘皆連接下江湖灑合而爲一非徒無益爲害大矣今乞措置一面開導河浦卽便相度松江諸浦除鹽鐵塘及大浦開導置閘外其餘小河一切竝爲大堰或設水竇以防江水卽吳松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爲賊水所壅諸縣圩埠亦免風波所破臣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沿江而東至於海又沿海而北至於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於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

患害嘗攷漢晉隋唐以來地里志今之平江乃古吳郡至隋平陳始置蘇州漢時封境甚闊隋開皇中始移於橫山下唐貞觀中復徙於闔閭舊城而又湖州乃隋時仁壽中於蘇之烏程縣分置秀州乃五代晉時吳越王以蘇之嘉興縣分置所謂錢塘毗陵在古皆吳之屬縣以地勢卑下沿江邊海有爲堤岍以防遏水勢如唐志所載秀州海鹽令李諤開古涇三百有一而又稱去縣西北六十里有漢塘大和中再開疑卽臣今所謂開鹽鐵塘以泄吳松江水者也又載杭州之餘杭令歸珖築再道高廣徑直百餘里以禦水患又載杭州鹽官縣亦有捍海塘堤二百十四里卽知古人治平江之水不專於河而築堤以遏水亦兼行之矣故爲今之策莫若先究上源水勢而築吳松兩岍塘堤不唯水不北入於蘇而南亦不入於秀兩州之田乃可墾治

今之言治水者不知根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吳松江殊不知開吳松江而不築兩岬堤塘則所道上源之水輻輳而來適爲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趨於海故也儻效漢唐以來堤塘之法修築吳松江岬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澤之大纔三萬六千餘頃而平江五縣積水幾四萬頃然非若太湖之深廣瀰漫一區也水在五縣遠接民田亦有高下之異淺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與田相通極目無際所以風濤一作回環四合無非全積之水亦有可治之田瀦瀉之餘其淺淤者皆可修治永爲良田況五縣積水中所謂湖瀆陂淹若湖則有澱山湖練湖陽城湖巴湖昆湖承湖尚湖石湖沙湖瀆則有大泗瀆斜塘瀆江家瀆百家瀆鰻鰈瀆蕩則有龍墩蕩任周蕩傀儡蕩白坊蕩黃天蕩雁長蕩淹則有光福淹尹山淹施

墟淹赭墩淹金涇淹明杜淹三十餘所雖水勢相接略無限隔然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一二尺而已今乞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隄防以匱其水復於隄防四傍設爲斗門水瀨卽大水之年足以潴蓄湖漲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通而水田之圩埤無衝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水瀨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溝洫有車畝之利其餘若斜塘漲大泗漲百家漲之類深不過三四尺淺止一二尺而已本是民田皆可相視分勒人戶借貸錢糧修築圩岍開導涇浜卽前所謂湖漲三十餘處者往往可治者過半矣臣聞江南有萬春圩吳有陳滿塘皆積水之地今悉治爲良田坐收苗賦以助國用此治湖爲田之驗也

○蘇軾進單鍰吳中水利書狀

元祐三年上

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

狀奏右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爲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爲霖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

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爲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喉咽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

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況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堙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平

橋橋礪各二丈千橋之積爲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略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鏐有水學故召問之出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餽不可
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憫惜乞下臣
言與鏐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
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
奏聞伏候敕旨

○附注

貼黃其圖畫得草略未敢進上乞下有司計
會

○繕寫單鏐吳中水利書

鏐切觀三州之水爲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
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爲害於三州逾五
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
監司每督州縣又間出使者尋按舊迹使講明
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
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湍流之所從來
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鈞曰水之患天

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茫然猶
擿埴索途以爲不可治也間有忠於國志於民
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
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略於彼故有曰三州
之水咸注於震澤震澤之水東入於松江絲松
江以至於海自慶曆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
流繇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
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繇宜興而西溧
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
江之衆水繇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
後之商人由宣歙販運簿木東入二浙以五堰
爲艱阻因相爲之謀罔給官長以廢去五堰五
堰旣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
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繇荆溪而入
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
一偏者耳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

荆溪之水東入於震澤也今已堙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得之既不詳攻之則易破以鑿視其迹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岍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震澤衆瀆則絡脈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岍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岍不疏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吳江岍非不可去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岍已前五堰其廢已久然

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
爲大患自吳江築岍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
欲具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
以宜興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衆水入震
澤而終歸於海蓋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
鍔竊視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
魚遊鼈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
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傍
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爲泥沙堙塞與平地
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
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乎稿死自熙寧八年迄
今十四載其田卽未有可畊之日歲歲訴潦民
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
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通百瀆監司
允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
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

與所利非止百瀆而已東則有蠡河橫亘荆溪東北透湛瀆東南接菴畫溪昔范蠡鑿宜興之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其蠡河遇大旱則淺澱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涇泄瀉湖之水入震澤其他溝瀆澱塞其名不可縷舉夫吳江岍岍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岍東則江岍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五堰之上衆川繇荆溪入震澤注於江繇江歸於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曆二年欲便糧運遂築此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岍之東水常低岍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岍阻水之迹自可覽也又覩岍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汙澱芟蘆叢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岍之東自築岍以來沙漲成一村昔爲湍流奔湧之地今爲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

江縣繇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茭蘆壅障流水今何致此蓋未築岍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岍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茭蘆生茭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岍鑿其土爲木

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棒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閣外可得二丈餘硤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爲橋十所計除占閣外可開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隨橋硤開茭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繇華亭青龍入海則二州水患衰減常

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縣其地勢自河而漸低
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北偏古有泄水入江
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汀堰瀆曰東函港曰
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梨溶港曰蔣瀆曰歐
瀆曰魏瀆涇曰支子港曰蠡瀆曰牌皆以古人
名姓稱昔皆泄衆水入運河立斗門又北泄下
江陰之江今名存實亡存者無幾二浙糧船不
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尺水足可以勝
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爲石碶斗門每
瀆於岨北先築隄岨則制水入江若無隄防則
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矣
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卸堰走運河
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爲百姓所訟
卽罷提舉亦嘗被罪始欲以爲利而適足以害
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至敗事也切見近日錢
塘進士余默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瑣

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
至無錫一十四處置斗門泄水北下江陰大江
雖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爲利然余默雖能
言斗門一事合鑿鄙策奈何無法度以制入江
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爲一沈披耶又覩主簿張
寔進狀言吳江岍爲阻水之患涇函不通其言
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岍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蓋
古之所創涇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爲之中
用銅輪刀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
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函地名者乃此
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中開運河嘗開見函管
但見函管之中皆泥沙以謂功力甚大非可易
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堙塞之處泄得
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
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切見常州運河之非
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植今河

上爲甌門河下築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繇是
緣此河隄可以作田圍此泄水利田之兩端也
宜興縣西有夾苧干瀆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
之界東至瀟湖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
金壇通接長塘湖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水直
入宜興之荆溪其夾苧干瀆蓋古之人亦所以
泄長塘湖東之瀟湖之水入大湖瀆塘口瀆白
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

河繇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大江今一
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獻
議朝廷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瀟
湖長塘湖兩首各開三分之二爲彼田戶皆豪
民不知利便唯恐開鑿已田陰構胥吏皆梏而
不行元豐之間知金壇縣曾某上請乞開朝廷
又降指揮委江東及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及近
縣官員相視又爲彼豪民計構不行儻開夾苧

干瀆通流則西來他州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
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鐫熙寧八年歲遇大旱
竊觀震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而其地
皆有昔日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
知昔爲民田今爲太湖也太湖卽震澤也以是
推之太湖寬廣愈於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築
吳江岬及諸港瀆堙塞積水不泄又不知其愈
廣幾多頃也鐫又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

今人爭棄之蓋積年之水十無一熟積空頭之
稅或遇頻年不收則饑餓丐殍鬻妻子以償主
租或置其田捨其廬而逋至於酒坊處在水鄉
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尤甚皆緣水傷下
田不收故也鐫又嘗遊下鄉切見陂滄之間亦
多丘墓皆爲魚鼈之宅且古之塋者不卽高山
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卽水穴以危亡魂耶嘗
得唐埋銘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爲高

原今爲污澤今之水不泄如古也昨熙寧間檢
正張諤命屬吏殿丞劉慤相視蘇秀二州海口
諸浦瀆爲沙泥壅塞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慤相
視回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
注反灌民田諤謂慤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
人開諸海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
何爲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
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於海其

執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慤雖信其如
此然猶有說蓋以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
乃有之蓋昔無吳江岍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
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蕩滌隨流以
下今吳江岍阻絕百川湍流緩慢慢則其勢
難以蕩滌沙泥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
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蓋古之
人以爲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有深意以謂

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
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洶湧倒注則於曲折之間
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
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
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
如此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
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
睂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
開江尾去其泥沙茭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吳江
岍爲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斗門石
楔隄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一切
港瀆及開通茜涇水旣泄矣方誘民以築田圍
郊亶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壘成圍岍夫水行
於地中未能泄積水而先成田圍以狹水道當
春夏湍流浩急之時則水當湧行於田圍之上
非止壞田圍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

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智力了幹官員
分布諸縣則不越數月其工可畢所有創橋疏
通河港置斗門利便制度不在規規而言也今
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觀其大略港
瀆之名亦布其一二且欲見其詳莫若下蘇常
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某河某瀆
通某縣某處俟其悉上合而爲一圖則纖悉若
視於指掌之間也鐸又覩秀州青龍鎮有安亭

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龍繇青龍泄水入海昔
因監司相視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其江通
華亭及青龍夫籠截商稅利國能有幾耶堰塞
湍流其害實大又况措置商稅不爲難事竊聞
近日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願出錢乞開
安亭江見有狀准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
得宜興西漏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名大吳
瀆泄漏湖之水入運河繇運河入一十四處斗

門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泄漏湖之水入運河繇運河入斗門在吳瀆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覲奏請開海口諸浦鍰竊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日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嚙之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嚙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岍爲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功則自然上流東下嚙去諸浦泥沙矣凡欲疏通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皆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理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岍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斗門築堤制水入江比與吳江兩處分泄積水最爲先務也然鍰觀合開三州諸溝瀆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

今略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岍爲橋遷吳
江岍東一村之民開地復爲昔日之江置一十
四處之閘門并築一十四條堤制水入江開夾
苧于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口瀆宜興東蠡
河已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塘百瀆
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
港下港黃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
有自古泄水諸溝港浜瀆盡可資食利戶之力
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錄諸道江湖海一
切諸港瀆溝浜自古有名者及供上丈尺之力
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
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
奔湧東下衝損在下開未畢溝港以故須同日
決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
蓋爲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創三
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

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綱運何耶鍔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峴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湮塞故運河之水嘗慮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曆以來築置吳江峴及諸港浦一切堙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與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咸謂古爲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倒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鍔以謂古無吳江峴衆水不積運河高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

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岍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岍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蓋如此也或曰切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爲一圩蓋古之人停滙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滙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鶚曰塘之爲塘是猶堰之爲堰也昔日置塘滙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而爲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岍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滙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爲無益則古人奚爲之耶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

鑿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岍止知欲
便糧運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爲害又若廢
青龍安亭江徒知不漏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
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異古者凡如此也
鍰竊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繇橋
而南下則有小瀆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曰
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
亦不渡船筏梁溪卽接太湖昔所以爲此堰者
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河皆
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鍰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
軍堰旣不渡船筏而開是瀆者古人豈無意乎
因語與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竊觀
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
堰瀆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千之始則以
鍰言爲狂終則然之遂率民居四十二管車梁
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

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瀆皆有微意而今人
昧之也嘗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
以泄積水以入於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
積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蓋不
知其利而反以爲害今茜涇自仲淹之後未復
開鑿亦久湮塞鍰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
每觀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
折宛轉皆非徒然也鍰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
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
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
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
也

別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菱蘆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蜆江通青龍
鎮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一先去吳江土爲千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二十四所用石礮并築堤管水入江

一次開夾苧干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令長塘湖滬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下斗門入江

一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次開蘇州茜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及各涇

一次開江陰下港黃田春申季子竈子諸港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

一次根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竝皆疏鑿

伍堰水利昔錢舍人公輔爲守金陵常究伍堰之利雖知伍堰之利而不知五堰以東三州之

利害鑄知三州之水利而未究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公輔以世之所爲伍堰之利害與鑄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河以爲漕運春冬載二百石舟而東則通太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廢至李氏時亦常通運而置牛於堰上挽拽船筏於固城湖之側又嘗設監官置廨宇以收往來之稅自是河道淤塞堰埭低狹虛務添置者十有一堰往來舟筏莫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湖泛漲則園頭王母龍潭三澗合爲一道而奔衝東來河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深故道而存畱銀林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蓋本處地勢自銀林堰以西地形從東迤邐西下自分水堰以東地形從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壩至東壩十六里有餘

開淘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下以濬之然後
江東兩浙可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
建平廣德北則通溧水江寧又當增修高廣以
俟商旅舟船往還之多可以置官收稅如前之
利此五堰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五堰使
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而繇分水銀林二堰直歸
太平之蕪湖下治吳江之岍爲千橋使太湖之
水東入於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
州之有故道旁穿於太湖者雖不可縷舉而槩
可以跡究也難者曰雖復五堰奈何五堰之側
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鬁答曰繇五堰而東
注太湖則有宣歙池廣溧水之水水苟復堰使
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自餘山澗之水寧有幾邪
比之未復十須殺其六七耳難者乃服

谷繼宗曰按單鍰七世孫單旻所刻惟有
書而無別畫噫罔念爾祖矣竊謂書者通

論三吳之水利害形勢別畫者正疏決大
經略也譬諸黃岐之術設脉理方書而無
砭劑之功亦無以奏良效矣乃梓行者顧
又刪去十二會何耶夫滄桑屢變古今興
廢不同存海與鄰爲壑之說禹圭之心自
見乎

繼宗又曰按宋神宗元豐間議興水利蘇
文忠公知杭州屢上封事獨獻單鍔書史
不該載且罹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劾奏非
神宗明決桑田之詠幾釀大禍矣蓋其時
以蘇公見忌而豈復有錄於鍔哉易曰屯
其膏施未光也此南渡之治可以鑒矣

○王安石奏免廢都水監狀

熙寧 年
上狀存畧

丞相王安石上言都水監亦恐不可廢今議者
顧謂此三司判官主領之時事日繁費日廣舉
天下之役其半在於河渠堤埽因欲廢之此臣

之所未喻也朝廷以為天下水利領於三司則
 三司事業不得專意而河渠隄埽之有當經治
 而力不暇給故別置都水監此所謂修廢官也
 官修則事舉事舉則雖繁何傷財費則利興利
 興則雖廢何害且所謂舉天下之役半在河渠
 隄埽者以為不當役而役之乎以為當役而役
 之乎以為不當役而役之則但當察吏之不才
 而不當廢監以為當役而役之則役雖多是乃
 因置監故吏得修其職而無廢事也何可以廢
 監乎且今水土之利害在置官不多而不患其
 冗也

○ 失名 覆澳牒設官劄子

崇寧元年
上狀存略

中書省臣某等尚書省臣某等勘會得紹聖間
 獻陳澳闢利害蒙朝廷命孝蘊提舉興修了當
 行運首尾四五年若不別令官司主管則已成
 東南漕運大利當遂廢革欲乞專差官一員自

杭州至揚州瓜洲澳閘通管常潤揚秀杭州新舊等閘依已降條貫專切提舉車水澳閘覺察應於姦弊乞差曾經監視澳閘宣德郎新知崑山縣事鮑朝懋提舉管幹依提舉弓箭手例序官請給人從舟船管事於蘇州置廨宇以提舉淮浙澳閘司爲名人吏許于常鎮蘇杭秀州選差半年一替仍令兩浙轉運司進奏官兼管發落文字

○許光凝上蘇州水利狀

大觀元年
上狀存略

中書舍人許光凝奏蘇州水患在太湖必導之入海然後水有所歸蓋太湖距海有三江有諸浦能疏滌江浦除水患猶反掌耳今境內積水視去歲損二尺前歲損四尺良繇開淞江浚八浦之力吳人謂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浚一浦有一浦之利願委本路監司與諳曉水勢精強之吏遍詣江浦詳究利害假以歲月先爲之備然

後調夫興役可使公無費財而賦常足人不告
勞而食不匱一舉而獲萬世之利矣

○趙霖治水利害狀

政和六年
上狀存略

兩浙提舉常平趙霖言浙西六州之水注於大
湖流入松江接青龍江東入於海平江地勢與
太湖松江水面相平而瀕海之地特高於他處
謂之岡身東西與北三面勢若盤盂積水南入
注乎其中所以沿海環江鑿開港浦者藉此以

疏積中之水也今瀕海之田皆作堰壩以隔海
潮裹水使不得流外沙日積此崑山諸浦堙塞
之繇也岡身之民每闕雨則悉爲堰壩以止流
水臨江之民每遇潮至則於深浦開鑿小港以
供已用或爲堰斷以畱餘潮此常熟諸浦湮塞
之繇也法當置閘限水內外隨潮啓閉而太湖
松江之水與積水爲一沉沒民田者一遇風作
則高浪萬頃愈泄愈來爲之計者莫若順其性

而狹其流大築圩岍高圍民田如此則積水日
削衆浦日耗矣大抵開治港浦置閘啓閉築圩
裏田三者闕一不可其開浦篇曰古人大小縱
橫設爲港浦詢究古跡得其大者三十六浦區
爲三等上等工大而利博在所當先中等工費
可減上等三之二下等間於上中之間或自大
浦而分派工料之數又少損焉其置閘篇曰古
者港浦盡於地勢高處淤澱若一旦開通未易
施力今於三十六浦中尋究古曾置閘者四浦
惟慶安福山兩閘尚存蓋開浦莫急於置閘置
閘莫利於近外置閘而又近外有五利焉江海
之潮日兩漲落今開浦置閘潮上則閘潮退卽
啓外水無自以入裏水日得以出一利也外水
不入則泥沙不淤閉內使港浦常得流通免於
堙塞二利也瀕海之地仰浦水以漑高田每苦
鹹潮多則堰斷決之則害苗稼築之則障積水

今置閘啓閉水有洩而無入閘內之地盡宜稼
穡三利也置閘必近外去江海可三五里使閘
外之浦日有澄沙淤積假令歲事積治地里不
遠易爲工力四利也港浦深闊積水通流船貨
木筏得以住泊官司或可拘收稅課以助歲計
五利也復有二說崑山諸浦通徹東海沙濃而
潮鹹當先置閘而後開浦一也閘之側各開月
河以堰爲限遇閘閉小舟不阻往來二也其築
圩篇曰平江之賦多出低鄉當時田圩未壞水
有限隔今田圩旣廢水通爲一遇東南風則太
湖松江與崑山積水盡奔常熟西北風則常熟
之水東赴者亦然況平江之地低於諸州唯高
大圩坼方能與諸州地形相等昔人築圩裹田
非謂得以播殖也將恃此以殺水勢耳至和元
和二塘爲風浪衝擊塘坼漫滅往來者多有覆
舟之虞是皆積水所致今若開浦置閘先自南

鄉大築圩畝圍裹低田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
以狹水源治之上也修作至和元和塘畝以限
東西往來之水治之次也凡積水之田盡令修
築圩畝使水無所容治之終也今積水之中有
力人戶間能作塍畝圍裹低田禾稼無虞蓋積
水本不深而圩畝皆可築但民無力爲之官司
借貸錢穀集植利之衆督以必成或十畝或二
十畝地之中棄一畝取土爲畝所取之田令衆

戶均價償之其貸借錢穀官爲置籍責以三年
六限隨稅輸還此治積水之策若其當開之浦
則崑山常熟共三十六浦除許浦白茆福山三
浦不須開治其三十三浦崑山十有一掘浦下
張浦七鴉浦茜涇浦楊林浦六鶴浦顧逕浦川
沙浦五嶽浦蔡浦琅港浦常熟二十有二黃泗
浦奚浦西成浦東成浦水門浦崔浦耿涇浦魚
磧浦鄔溝浦瓦浦塘浦高浦金涇浦石撞浦陸

河浦北浦甘艸浦千步涇司馬涇金涇錢涇黃
鶯漕皆積久不濬當分爲三等開修

○向子諲奏禁練湖侵佃狀

紹興七年
上狀存略

兩浙轉運使向子諲言鎮江府呂城夾岡形勢
高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艱動尋遣官屬李澗詢
究練湖本末始知此湖在唐永泰間已廢而復
興今堤岍弛禁致占侵佃冒決放湖水不能瀦
畜舟楫不通公私告病若夏秋霖潦則丹陽金

壇延陵一帶良田亦被滄沒臣已令丹陽縣知
縣朱穆等增置二斗門一石礎及修補隄防盡
復舊蹟庶爲永久之利

○史才上圍田利害狀

紹興二十三年
上狀存略

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
害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爲兵卒侵據
累土增高長堤彌望旱則據之以漑而民田不
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溢而民田盡沒欲乞盡復

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

○周環上臨平湖秀四州水利狀

紹興二十三年上狀存略

大理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郡低田多爲太湖積水浸灌緣溪山諸水連接并歸太湖東南繇松江入海東北繇諸浦入江其沿江洩水惟白茆浦最大望令有司相視開決

○趙子瀟相視水利方略狀

紹興二十八年上

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知平江府蔣璨言近被

旨相度水利徧歷吳江吳長洲三縣民田滄沒

去處相視以至常熟北至揚子江又自崑山東

至海口推究源流講求利病今詢訪得浙西諸

州平江最爲低下而湖常等州水皆歸於太湖

自太湖以導於松江自松江以注於海是太湖

者數州之水所潴而松江又太湖之所洩也然

以數州之水巨浸而獨泄於一松江宜其勢有

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

而導之楊子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
而納之海兩邑大湖凡三十有六而民間私下
涇港又不可勝數皆可以決壅滯而防泛濫也
後因潮汐往來泥沙積淤舊置開江之卒尋亦
廢去此太湖所以堙塞而民田有漂沒之憂也
天禧天聖間運使張綸於常熟崑山各開諸浦
以導積水景祐間郡守范仲淹親至海浦開濬
五河以疏導諸邑之水使東南入於松江東北

入於楊子與海政和間提舉趙霖將命興修水
利開濬三十六浦及沒工僅常熟二浦崑山一
浦而罷迄今四十年諸浦堙塞又非前日之比
遂致民田告澇十歲八九今相視合開緊切去
處常熟縣梅里塘白茆浦崔浦福山浦黃泗浦
崑山縣新洋江小虞浦顧浦郭澤塘總計役夫
三百三十七萬四千六百工錢三十三萬七千
四百貫米一十萬一千五百石各有奇崑山縣

四浦工力不多止用本縣食利戶開濬常熟縣
五浦工力浩瀚係與吳長洲二縣利害相及欲
於三縣見賑濟人內募強壯人充當所有差官
起工等事續次條具申請緣平江府積水今經
兩月未退已妨種麥若不於農隙之際支給錢
米僱夫開治深廣恐來歲春雨積水愈甚虧失
常賦不便望賜指揮施行

○陳正同上平江水利狀

紹興二十九年上狀存略

知平江府陳正同言相視到常熟諸浦舊來雖
有潮沙之患每得上流迅遄可以推滌不致淤
塞後來被人戶圍裹湖瀆爲田認爲永業乞加
禁止敕戶部核在湖瀆水之田衆共溉田者不
許人請佃承買并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行
下平江府明立界至約束人戶毋得占射圍裹
有妨水利

○趙子瀟開濬塘浦狀

紹興二十九年上狀存略

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言被旨開濬平江府常熟縣東柵至雉浦入丁涇徹福山塘已於正月初五日興工據常熟縣父老稱福山塘與丁涇地勢相等今開丁涇更深三尺若不濬福山塘則水必致倒注於涇今與平江府縣官同往相視宜依父老陳乞開濬又見開東柵至雉浦口河面竝合闊八丈竝雉浦港底四丈二尺皆得泄水通快

○任古上平江水利狀

一〇紹興二十九年上狀存略

監察御史任古言平江府崑山等縣者宿所開浦四處緣今歲積雨東北風潮并太湖衆水相會滄沒民田春間人戶圍田自當開撩所有小虞浦新洋江顧浦雖合開濬見今盡爲松江大水漲遏其外發洩遲緩是致諸浦蓄水難以興工欲候江水潮落岼塍出露人戶自行開掘若內有貧乏無力之人乞量借常平官糧寬立年

限分料送納乞從民便已行下本縣命預將興工之具候江水減退卽行開濬

○任古上平江水利狀

二〇紹興二十九年上狀存略

臣同徐康與常熟縣官詳究得東柵至雉浦入丁涇通徹福山塘下注大江委是快便若依趙子瀟申請五千人爲率於來歲正月入役約計一月餘日可畢此浦使湖塘一帶并被傷民田內水通至於江然後濬治黃泗浦三里江至十里港工力亦不甚多并趁農隙先畢二浦其餘合開港浦再候將來次第興工

○任古上平江水利狀

三〇紹興二十九年上狀存略

趙子瀟昨計料開濬崔浦係決泄昆承湖及民田內水南自梅李塘距浦口迤邐北入大江今已乾涸緣浦身迂曲泄水不快是致積沙高厚開濬工倍欲於雉浦口別開一涇徑入福山大浦通於大江名曰丁涇北之崔浦竝無回曲不

吳中水利全書 卷之三
惟開濬省費實以泄水爲便

○劉唐稽奏開常州港瀆狀

隆興二年
上狀存略

知常州劉唐稽言申利二港上自運河發流經營回覆至下流析爲二道一自利港一自申港以達於江緣江口每日潮汐帶沙填塞上流游泥淤塞流洩不通而申港又以江陰軍釘立標揭拘攔稅船每潮來則沙泥爲木標所壅淤塞益甚今若相度開此二河但下流申利二港竝隸江陰軍若議定深闊丈尺各於本界開淘庶協力皆辦又孟瀆一港在奔牛鎮西唐孟簡所開并宜與縣界沿湖舊百瀆皆通宜興之水藉以疏洩近歲阻於吳江石塘流行不快而沿湖河港所謂百瀆存者無幾今若開通委爲公私之便

○李結上治田三議狀

隆興六年
上狀存略

監都進奏院李結言蘇湖常秀所產爲兩浙之

最自紹興十三年以來屢被水害議者皆歸積水不決之故以爲積水旣去低田自熟第以工役浩大事皆中輟臣有管見治田便利三議一曰敦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司農丞郝亶議云古人治塘浦闊深者蓋欲取土以爲堤岸非專爲決積水若堤岸高厚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堤岸高出於塘浦三五尺故雖大水不能入於民田民田旣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此古人治低田之法也若知決水而不知治田則所開濬之地不過積土於兩岸之側霖雨蕩滌復入塘浦不五七年填淤如舊前功盡棄爲今之務莫若專務治田乞詔監司守令相視蘇湖常秀諸州水田塘浦緊切去處常平義倉錢米多寡量行借貸有田之家今就此農隙作堰車水開濬塘浦取土修築

兩邊田岍立定丈尺衆戶與併力官司督以必
成且民間築岍所患無土今旣開濬塘浦積土
自多而又塘闊深易以流洩田岍旣成水害自
去此臣所謂敦本之議也結又以爲百姓非不
知築堤固田之利然而不能者或因貧富同段
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非協
力不可百姓所鳩工力有限必賴官中補助官
中非因饑歉難以募民興役非因時不可

後缺

○陳彌作開諸浦狀

乾道元年
上狀存略

兩浙轉運判陳彌作言常熟之浦二十有四皆

北入於江崑山之浦十有二皆東入於海蓋以
太湖居其上流昔人患松江之不能勝而使衆
水徑得其歸者也諸澤之興始於天禧成於景
祐逮政和間稍已湮廢嘗命趙霖濬之僅能復
常熟兩浦崑山二浦而罷今二邑之間竝江瀕
海小川故道往往淤滯不特所謂三十六浦而

吳中水利全書 卷十三
已瀦水過多而瀉之過少重以今歲淫雨泛濫
識者皆知開浦之利特以工費甚廣不敢輕議
故近浦置閘在政和已不能成開江置卒在中
興已不能復自紹興二十八年以後朝廷屢委
監司守臣及遣御史親行按視竟爾中輟今若
併舉大役切慮歎歲民無餘力官無羨儲及至
勞擾輒擇其宜先治者凡十浦而其緩急又半
之興工之日仍乞以緩急爲先後之序

○丘密奏築捍海堰狀

乾道七年
上狀存略

知常州丘密奏華亭縣東南大海古有十八堰
捍禦鹹潮其十七久皆捺斷不通裏河獨有新
涇塘一所不曾築捺海水往來遂害一縣民田
緣新涇舊堰迫近大海潮勢湍急其港面闊難
以施工設或築捺決不經久運港在涇塘向裏
二十里比之新涇水勢稍緩若就此築堰決可
永久堰外凡管民田皆無鹹海之害其運港止

可捺堰不可置牖不惟瀕海土性虛燥難以建
置兼一日兩潮通放鹽運不下數十百艘先後
不齊比至通放盡絕勢必晝夜啓而不閉則鹹
潮無緣斷絕運港堰外別有港汊大小十六亦
合興修若捍海塘堰旣已畢工地理闊遠全藉
人力固護乞令本縣知佐兼帶主管塘堰職事
繫銜秩滿視有無損壞以爲殿最仍令巡尉據
地分巡察

○薛元鼎相視平江水利狀

淳熙二年
上狀存略

提舉常平薛元鼎言淳熙二年春平江大水臣
嘗被命相視太湖沿流利害言太湖之水獨泄
以松江之一川其勢有不能勝竝湖數州皆受
其害景祐間范仲淹就常熟崑山之間濬五大
浦以殺其勢爲州之利近竝湮塞前提舉陳舉
善勸諭人戶以漸開濬獨許浦正係洩水去處
尚未施工昨水軍統制馮湛乞用兵開掘因與

守臣不協遂已臣竊見許浦至梅里約三十餘里湮塞不通其水軍船錢糧亦自艱阻乞詔馮湛候農隙日從所請開濬

○章冲上濬河置牐狀

淳熙九年上狀存略

知常州章冲奏常州東北曰申港利港黃田港夏港五斗港其西曰竈子港孟瀆秦伯瀆烈塘江陰之東曰趙港白沙港石頭港陳港蔡港私港令節港皆古人開導以爲溉田無窮之利者也今所在湮塞不能灌溉臣嘗講求其說抑欲

不勞民不費財而漕渠旱不乾水不溢用力省而見功速可以爲悠久之利者在州之西南曰白鶴溪自金壇縣洮湖而下今淺狹特七十餘里若用工濬治則漕渠一帶無乾涸之患其南曰西蠡河自宜興太湖而下止開濬二十餘里若更令深遠則太湖水來漕渠一百七十餘里可免濬治之擾至若望亭堰牐置於隋之至德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二十九二
而徹於本朝之嘉祐至元祐七年復置未幾又
毀之臣謂設此堰牖有三利焉陽羨諸瀆之水
奔趨而下有以節之則當潦歲平江之邑必無
下流淫溢之患一也自常州至望亭一百三十
五里運河一有所節則沿河之田旱歲賴以灌
漑二也每歲冬春之交重綱及使命往來多苦
淺涸今啓閉以時足通舟楫後免車畝灌注之
勞三也乞敕下施行

○王徹奏開五浦狀

淳熙十年
上狀存畧

鎮江府兵馬鈐轄王徹言紹興二十八年因積
水汎濫欲泄入大江宜自常熟縣東開濬至雉
浦五十里入許浦縱水入江却自雉浦之西就
民創河二十五里引水入福山浦使二浦復歸
一浦俾近縣田稍獲灌漑且鎮江以往地勢極
高至常州地形漸低錢塘江北地勢尤高秀州
地形漸低而平江在最下之處歲有一尺之水

則湖州平陸之田悉皆滄沒聞江灘海岬常列三十六浦各置巡簡寨捍衛濬治故數十年前浙西不聞每歲被水今三十六浦其最急者平江五浦就五浦之內黃泗浦尤甚大抵於福山通不用開鑿外崔浦許浦白茆沙泥壅積幾與岬平使千里之水不達江海所鑿陂塘亦狹要使江與海瀕注水如舊然後百川之流斷有歸宿謹圖地形水利附奏以聞

○羅點乞開澱湖圍田狀

淳熙十三年上狀存畧

提舉浙西常平羅點言浙西圍田湮塞所在皆有獨澱山湖一處為害最大因奸民包裹圍田築斷堰岬致水勢無繇發泄此湖上通蘇湖秀三州之水全藉斜路等港通泄下徹大小石浦出吳淞江入海委吳縣主簿劉允濟崑山縣尉吳溥躬親看視采問利害據申到澱山湖東西三十六里南北一十八里旁通太湖滙蘇湖秀

三州之水上承下洩不容少有壅遏華亭在湖之南崑山在湖之北湖水自西南趨東北所賴泄水去處其大者東有大盈趙屯大石三浦西有千墩陸虞道褐三浦中間南取澱山湖北取吳淞江凡三十六里竝湖以北中爲一澳係古來吐吞吳水之地今名山門溜東西約五六里南北約七八里正當湖流之衝非衆浦比貫山門溜之中又有斜路港上達湖口當斜路之半又西過爲小石浦上達山門溜下入大石浦凡斜路港大小石浦分爲三道殺泄湖水竝從上而下通徹吳淞江江湖二水曉夕往來疏灌不息以此浦港通利無有沙泥壅塞可以宣導水源今來頑民輒於山門溜之南東取大石浦西取道褐浦竝緣澱山湖北築成大岍延跨數里遏絕湖水不使北流盡將山門溜中圍占成田所謂斜路及大小石浦洩放湖水去處竝皆築

塞父老嘗言圍岍築時湖水平白漲起丈餘盡
壅入西南華亭縣界大小石浦并斜路港口既
被圍斷其浦脚一日二潮則泥沙隨潮而上湖
水又不下流無緣蕩滌通利卽今淤塞反高於
田遇水則無處泄瀉遇旱則無從取水大抵水
性趨下下流旣壅其勢必須潰裂四出散入民
田理無可疑者

後缺

○張叔獻請築新涇塘招賢港堰牘狀

淳熙十三年上

狀存略

兩浙轉運副使張叔獻言華亭東北枕海西連
太湖北接松江江北復控大海地形東南最高
西北稍下柘湖十有八港正在其南故古來築
堰以禦鹹潮元祐中於新涇塘置牘復因沙淤
廢毀今除十五處築堰及置石礎外獨有新涇
塘招賢港徐浦塘三處見有鹹潮奔衝滄塞民
田今依新涇塘置牘一所又於兩旁貼築鹹塘

以防海潮透入民田其相近徐浦塘元係小派
自合築堰又欲於招賢港更置一石礎兼楊湖
歲久今稍淺澱自當開濬

○徐誼上水利狀

淳熙十七年
上狀存略

提舉浙西常平徐誼言昔下流不疏而上水溢
故鑿直曲港還三江故道開宜興百瀆所以順
導下流也惟高原曲徑乃瀦堰之爾昔之言水
如單鍰邨亶皆是也今開吳淞江下流與宜興

百瀆屬之海者無慮數百十所異時浦港罄折
以趨海今近浦之民多取徑直蘇湖常秀舊爲
澤國比年雨或後至踵且不入蓋圍田衆而疏
導多也小人見利不畏其害圍於淺水旣爲高
田圍於茭蕩旣爲稻田二俱不已復爲下脚始
之重陂大半爲土始之良田背水日曬十日不
雨農廢作業然且承用舊說又將疏之失利害
之實矣故舊田溝澮當濬治圍田下脚無輒開

已開未田當捺合今之言水者能行是三說則高原舊田還為衍沃而農不病矣

○李珣奏濬常州漕渠脩建望亭二牖狀

嘉泰元年

田上狀
存略

知常州李珣言州境北邊揚子大江南竝太湖東連震澤西據滬湖而漕渠界乎其間渠兩傍曰白鶴溪西蠡河南戚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於二河曰利浦孟瀆烈塘橫河五瀉之港通於

大江而中間又各自為支溝斷汊曲繞叅錯不以數計水利之源多於他郡而常苦易旱之患何哉臣嘗詢訪其故漕渠東起望亭西上呂城一百八十餘里形勢西高東下加以歲久淺淤自河岬至底其深不滿四五尺常年春雨連綿江湖泛漲之時河流忽盈驟減連歲雨澤愆闕江湖退縮渠形尤亢間雖得雨水無所受旋即走泄南入於湖北歸大江東徑注於吳江晴未

旬日又復乾涸此其易旱一也至若兩傍諸港如白鶴溪西蠡河直湖烈塘五瀉堰日爲沙土淤漲遇潮高水從之時尚可通行舟楫若值小汛久晴則俱不能通應自餘支溝別港皆已堙塞故雖有江湖之浸不見其利此其易旱二也況漕渠一帶綱運於是經繇使客於此往返每遇水澀綱運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客作壩車水科役百姓不堪其擾豈特漑田缺事而已望委轉運提舉常平官同本州相視漕渠并徹江湖之處如法濬治盡還昔人遺跡及於望亭修建上下二廂固護水源

○衛涇上東南水利奏

開禧二年
上狀存略

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衛涇奏臣嘗攷國家承平之時京師漕粟多出東南而江浙居其大半中興以來浙西遂爲畿甸尤所仰給歲獲豐穰霑及旁路蓋平疇沃壤綿亘阡陌有江湖瀦泄

之利焉大抵二浙地勢高下相類湖高於田田
又高於江海水少則汲湖水以溉田水多則泄
田水繇江而入海惟瀦泄兩得其便故無水旱
之憂而皆膏腴之地自紹興末年始因軍中侵
奪瀦湖水蕩工力易辦創置堤埂號爲壩田民
田已被其害而猶未至甚者瀦水之地尚多也
隆興乾道之後豪宗大姓相繼迭出廣包強占
無歲無之陂湖之利日朘月削已亡幾何而所

在圍田則徧滿矣以臣耳目所接三十年間昔
之曰江曰湖曰草蕩者今皆田也夫陂湖之水
自常情觀之似若無用繇農事言之則爲甚急
陂湖廣衍則瀦蓄必多遇旱可以灌溉江流深
濬則通泄必快遇水不至泛溢儻瀦水之地或
至狹隘則容受必少旱卽易涸立見焦枯水源
旣壅而江流填淤則疏泄甚艱水卽易溢蕩爲
巨浸事之利害豈不較然易知州縣監司所當

禁戢然圍田者無非權勢之家其語言氣力足以陵駕官府而在位者每重舉事而樂因循故上下相蒙恬不知怪而圍田之害深矣議者又曰圍田旣廣則增租亦多其於邦計不爲無補殊不思緣江竝湖民間良田何啻數千百頃皆異時之無水旱者圍田一興修築塍岍水所繇出入之路頓至隔絕稍覺旱乾則占據上流獨擅灌溉之利民田坐視無從取水逮至水溢則順流疏決復以民田爲壑設若圍田僥倖一稔增租所入有幾而常歲倍收之田小有水旱反爲荒土常賦所損可勝計哉所謂增租旣不繫省額州縣得以移用徒資貪黷之利耳此其輕重得失又不待智者而後辨也矧惟祖宗成憲炳若日星應江沮山野陂澤湖塘池灤與衆共者不許占據及請佃承買官司糾劾以聞諸瀦水之地謂衆共溉田者輒許人請佃承買并請

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立法之意可謂明白前者臣寮累嘗奏請朝廷非不施行臣姑疏其一
二諸路如有承買瀦水地者悉與改正此紹興二十八年指揮也凡係積水草蕩今後竝不許請佃雖陳乞撥賜亦許守臣執奏此乾道五年九月指揮也詔兩浙漕臣及提舉常平官及逐州守臣常切覺察如官民戶及寺觀圍築田畝填塞水道具名以聞此淳熙三年六月指揮也

詔州縣輒敢給據與官民戶及寺觀買佃江湖草蕩許人戶越訴重寘典憲仍委監司糾劾此又淳熙三年八月指揮也詔浙西諸郡應官民戶舊來圍田去處明立標記給榜曉諭不得於標記外再有圍裹此淳熙十一年八月指揮也其他條約未易悉數夫以陳說之衆多立法之詳備是宜圍田之害悉絕而瀦泄之利盡復曩時之舊可也然歷年侵久陂湖之爲田者不止

吳中水利全書 卷十三
民田之被害者滋甚其已圍者牽於姑息固不復論標記之外增創圍裏者有之因民詞訴已毀撤而復修築者有之易名爲天荒而請求給佃者有之寺觀僧道尤無忌憚是豈果不可禁戢哉吏治苟簡而法令不行之過也積習而不知變姦猾蒙利良農失業其害又豈特在民而已臣伏見乾道間孝宗皇帝一旦宣諭輔臣曰聞浙西自有圍田卽有水患屢有人理會多爲權勢所梗已漕臣王炎相視有張子蓋圍田九千餘畝湮塞水勢立命開掘仍戒敕不得再犯淳熙中因述堯言傳法寺僧請佃明州定海縣鳳柄沈窖兩湖八百畝可溉田二萬六千餘頃卽令仍廢爲湖英斷如此孰不悚懼其奉行不虔者特有司之罪而斯民疾苦則有所赴愬矣

元

○暗都刺奏請澱湖侵占狀

至元三十年
上狀存略

江浙行省叅政暗都刺言澱湖在宋時委官差
軍守之湖旁餘地不許侵占常疏其壅塞以泄
水勢今既無人管領遂爲勢要絕水築堤繞湖
爲田湖狹不足瀦蓄每遇霖潦泛溢爲害昨本
省官忙古斛等興言疏治因受曹總管金而止
張叅政潘應武等相繼建言識者咸以爲便臣
等議此事可行無疑然雖軍民相叅選委廉幹
官提督行省山住子行院董八都兒子行臺哈

刺斛令親詣相視會計合用軍夫擬稟

○鐵哥奏疏澱湖設屯守狀

至元三十一年上狀存略

平章鐵哥奏太湖澱山湖昨嘗奏過先帝差倩
民夫二十萬疏掘已畢令諸河日受兩潮漸致
沙漲若不依舊宋例令軍屯守必致坐墮成功
臣等議常時工役撥軍樞府猶且恡惜屯守河
道用軍八千必辭不遣澱山湖圍田賦糧二萬
石就以募民夫四千調軍士四千與同屯守立

都水防田使司職掌收捕海賊脩治河渠圍田

○失名中書省請修濬練湖疏治運河狀至治三年上狀

存略

中書省臣某奏江淞行省言鎮江運河全藉練

湖之水為上源官司漕運供億京師及商賈販

載農民來往其舟楫莫不繇此宋時專設人夫

以時修濬練湖蓄潦水若運河淺阻開放湖

水一寸則可添河水一尺近年淤淺舟楫不通

凡有官物差民運遞甚為不便委官相視疏治

運河最為急切伏望亟賜指揮宜限濬築之

○任仁發請立行都水監狀大德八年并詳上狀存略

千夫長任仁發言吳淞江故道淤塞宜立行都

水監於平江路隸中書省修治河道閘壩合用

物料行省即於官錢內收買應付又浙西苗糧

戶內起夫一萬五千名自備什物每名工役一

年免糧一十五石其軍站除贍役地外依上起

科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不分常住并權豪官員不納官糧之家以地五頃著夫一名從行都水監選委廉幹官部夫督役其有釐立事功廉能稱職者行都水監具迹舉明其著夫人戶雜泛差役權行蠲免

○任仁發講究平江等路水利狀

泰定元年上狀存略

都水少監任仁發言太湖納湖州宣州諸溪之水而南北東江海之岍皆高水積其中勢若盤

孟設遇雨滂則環湖低田悉皆滄沒若欲導洩積水在乎時時點簡太湖東北兩岍通江河之道不致淤塞可也蓋環湖低田利在洩潦兼沿江傍海高田亦仗湖流奔注衝散潮沙使江河通利乃可引潮灌溉諸小湖在太湖迤東及北者甚多皆能接洩大湖注江達海數內澱山湖自大盈趙屯等浦以出吳淞江與渾潮相接最近若上源所注不急則潮沙注湖漸成淤澱富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家因淤澱圍裏成田絲是湖水與諸浦漸遠而
所洩益微若非就湖內圍田多開河渠及時修
濬諸浦則此湖之塞恐不止於是也又按吳江
石塘障遏東流之勢致潮沙日漲半爲平地此
乃太湖洩水下吳淞江第一要處古來於堤間
多置木橋與鑿水洞上則通行下則洩水蓋欲
仗其急流衝滌潮泥免致水患人不知此或便
於行路則塞壩河口或惰於巡防則密置椿楸
矧以芟蘆魚鱖等物障遏必得官司於此處榜
示告戒使之咸知利害可也

○郭珪請京口濬河建閘狀

天曆二祀
上狀存略

鎮江路總管郭珪言江口元有程公鱖魚二壩
及黃水石碓每歲江潮滿溢於此車灌運河今
歲上流無雨水源艱澁潮勢旣少沙岍益高徒
步五里方登舟縱欲車水入閘人力莫能爲非
朝廷降旨開濬置閘不可

○明里答失請京口濬河建閘狀

天曆二祀上狀存略

鎮江路達魯花赤兼管勸農桑事明里答失上言京口舊閘久廢江臯一里皆成淤塞閘東又作土埭以蓄河水江潮雖漲阻隔不通莫若開掘淤沙撤去上埭仍於江口置閘以時啓閉該臣等度自京口港口至程公下壩長二里一百四十步舊河面闊六丈底闊二丈五尺今擬展闊河底三丈五尺深一丈計用一萬二千七百六十五工人夫一千六十名一十二口工畢每夫官日給米五升鹽菜錢中統鈔五百日計米一百五十四擔鈔一百二十七貫伏望朝廷許允容臣等率屬即日興工以圖萬世治安之利

○欽察台言浙西水利狀

至正元年上狀存略

江浙行中書左丞相欽察台言浙西水利近年有司失於舉行隄防廢弛溝港湮塞水失故道民受重困今後莫若都水監官歲委一員分治

仍令各處農事正官帶知圍田署銜責任有歸
及監察御史言宜復立都水庸田使司慎選諳
曉水利恪守官箴之人按披圖志討論舊治於
必合開挑之處將原額租稅除豁合用工本官
爲支給使專其任責以成效乃已

○旭萬傑請立松江等處都水庸田使司狀

至正

元年上
狀存略

丞相旭萬傑言吳淞江等處若不設立衙門管

領每次挑洗甚廢費糧兼損民力松江府止管
兩縣別無親管事務欲將松江府革罷兩縣撥
與嘉興路依前設立都水庸田使司專掌在先
所管勾當直隸省部以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
使密蘭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張友諒爲使
任仁發雖七十致仕還着爲副方於水利可奏
實效

...

...

...

...

...

...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十三



